

「任劍輝研究計劃」

特刊

第十三期

出版：「任劍輝研究計劃•之友」
2022年11月

編輯：李映彤 趙靄馥 梁橋芳

網址：<https://yamkimfai2009.wixsite.com/project>

電郵：ykfresearchproject@gmail.com

非賣品

任劍輝研究計劃
yam kim fai research project

越地跨時越殷欣

袁英 Anh Vien



最近我認識一位女士，完全是由大家都喜愛任姐的電影而成為朋友，我們談得非常投契，話題顯然是圍繞任姐叻！同時也使我想起當年任姐到越南公演的一些點滴，這位任迷朋友聽後很開心，並極力遊說我把記憶寫出來，與大家分享，我亦藉以讓大家知道當年在越南有個小戲迷，迷上了任姐直到現在，但願大家看後更加開心。

自少受到家父母嗜好影響，喜歡看粵語電影；記得當年任姐、仙姐、波叔兩次到越南堤岸總督芳街「中國戲院」^①公演粵劇，我只有七、八歲，除了家人帶我去看外，逢星期一晚上，鄰居又帶我去看，使我變成了小戲迷，我看了很多名劇，如《紅了櫻桃碎了心》、《除卻巫山不是雲》、《花都綺夢》、《富士山之戀》等等。其中我最記得，有一晚公演《除卻巫山不是雲》，任姐只出場一次，聽說她母親病重，她思憶過度也病倒了，很快他們亦拉隊離開越南。

他們第二次在越南曾公演《紮腳穆桂英》，波叔反串飾演木瓜，扮相特點是後面的辮子呈波浪型，非常有趣，與譚蘭卿在電影《山東紮腳穆桂英》（1959年）裡的辮子一模一樣；〈洞房〉一場，任姐與仙姐分別飾演的楊宗保與穆桂英互不相讓，難為了波叔，令到他哭得眼淚鼻涕並流，但他卻用手指把鼻涕捲回來，還說「唔好咁咁！」引得觀眾哄堂大笑，就連台上的任姐、仙姐也忍俊不禁，笑了出來！如今想起來，我也不禁發出會心微笑呢！

那次公演的最後一晚演出《反串六國大封相》，由任姐推車、仙姐為元帥，但那晚卻是我最失意的一晚！因家母帶了舍弟妹與友人一齊去看，把我留在家中，家母解釋我已看過他們的演出很多次，況且帶太多小孩怕不淮入場！令我非常無奈！第二天一大清早，家母大談昨晚情景；她說當晚全場爆滿，非常熱鬧！平時一個大人只可以帶一個小孩，但那晚臨別秋波「賣大包」，並沒限制同行小孩數量，多多都淮入場；她還說仙姐可能穿上任姐的元帥袍甲，長到拖地，任姐推車過場，潮氣得很！

每晚散場後，他們三位就會到戲院隔壁的酒店休息，觀眾看完他們數小時的演出仍未足夠，還在戲院門口等候他們出來，真夠熱情了吧！自任姐、仙姐、波叔返回香港後，他們三張玉照仍高高懸掛在戲院票房，每次

到戲院都會看到，可見觀眾是多麼的愛戴他們呢！後來更有不少任姐的電影公映，我也有機會去看，每部電影至少看過兩三次，我深深的迷上了任姐。還有一事值得一提，我無論到那裡工作，都會遇到一些任迷同事，是以很快便成了好朋友，並相約去看任姐的電影呢！

現時有很多任姐的電影都可以在社交媒體看到，卻沒有那兩部使我印象深刻而又難忘的電影。一部是任姐與仙姐的《司馬琴挑寡婦心》（1953年），另一部是任姐與羅艷卿的《風流天子》（1953年），依稀還記得在劇中任



① 「中國戲院」後來易名為「大光戲院」，原址已停業多年。

姐飾演的皇帝微服下江南，恰巧張生飾演的員外舉辦招婿大會，誰能把花兒叫開，便招為羅艷卿飾演的女兒的夫婿。當天甚多年輕書生登門拜訪，躍躍一試，當任姐上前向著花兒說道：「花開、花開！花兒快開、快開！」花兒便一瓣一瓣的姍姍。各人散去後，張生帶著羅艷卿跪在任姐面前，稱她為主上，任姐驚訝問道：「你們怎知朕的身份呢？」張生回答：「昨晚夢中有人報知。」任姐便帶羅艷卿進皇宮去了；片中有只小曲「柳搖金」，頭幾句歌詞是任姐唱：「嬌滴滴美人艷似花，竟依當時話來伴我，一生度歲華……」而在現實生活裡，任姐的大半生亦得仙姐陪伴。真的很想知道「香港電影資料館」的館藏有這兩部電影嗎？如果還有機會欣賞的話，那真是非常難得的了！

越南與日本元素劇 —任姐演藝歷程的雪泥鴻爪

李映彤



越南舊稱安南，西元前一世紀至十世紀、十五世紀明成祖時期，全部或部分領土歸廣西、廣東管轄，其外的不少時段亦是中國的「藩屬國」、「外臣」，深受中國文化影響，「越南」之名亦是清嘉慶皇帝所命。十九世紀中，越南淪為法國殖民地，1949年立國。基於歷史沿革，越南與兩廣關係菲淺，縱然上世紀初戰事紛亂、五十年代立國後仍與前宗主國交戰，粵劇伶人前往演出者絡繹不絕，任姐亦曾三次赴越，此地相信是她「走埠」最多一處。

「戲迷情人 任劍輝傳」一書記載，三十年代初，任姐在廣州安華演出，越南班主「遂向其師小叫天斟度，擬定之前往海防及河內等埠上演」；「任姐初度出國，先在海防登台，與留防女戲人文武生陳佩珊，花旦金絲貓、玉瓊花等搭檔……以女桂名揚銜頭號召，果然聲勢浩蕩，哄動不少僑胞戲迷，爭睹為快，尤以桂派戲演出成功，大受歡迎」；「任姐在海防奠定賣座基礎，聲名遠播，期滿後又被挽留續演，任姐臨別秋波，更形熱鬧，及至演罷，旋即拉箱，轉入河內，單騎上陣……演出成績卓著，獲致好評，比在海防登台，有同樣受到歡迎贊許」。任姐回廣州小休，準備再度在安華演出，院方擴大宣傳，標出高條，大書「徵越載譽歸來，桂派正宗坤伶泰斗」等字樣，反映此行是任姐演藝歷程的重要里程碑。或因年代久遠，此行至今仍未見於其他報導，更無照片參照，所得資料僅此而矣。

1953年10月15日，香港的啟德機場，任姐身穿淺色長衫套裝，面帶笑容，與白雪仙、梁醒波赴越，與在當地長期演出的梁素琴、關海山合作，演出《富士山之戀》，故事以日本為背景，演員穿上和服、歌曲採用日本曲調、佈景為日式場景，而1954年1月的同名電影更是首部於日本取景的香港電影。

日本元素劇自1952年鳳凰女赴越演出《蝴蝶夫人》後，一時成風，一般較認識馬師曾、紅線女1953年11月的版本，任姐的版本則鮮有所聞。話說任姐在越演出《富士山之戀》連滿『九場』場場告滿，「均得仕女們一致稱許，今因本班挽留『三伶』約期將滿」，11月25日及26日，「將《蝴蝶夫人》乘時推出」，「全劇加插『小曲』卅餘闋……採取電影剪接手法，『一場』演出三年時間，遍歷『春』『夏』『秋』『冬』四季不



同的景色，另『一場』同時映出貧富相反的境遇，滴酒和滴淚對照演出，創舞台從來未有的作風！」從而得知，縱然只演兩天，演出團隊亦為《蝴蝶夫人》悉心「裝扮」，並未因循，觀眾眼睛雪亮，必然感受得到認真的製作，演出自會受到歡迎。此行自 10 月中至 11 月底，約月餘，唯翻閱舊報未能得閱歸港報導。此外，任姐於相若時期分別與白雪仙、芳艷芬灌錄單枝粵曲《富士山之戀》、《蝴蝶夢》，順帶一提芳艷芬亦曾於 1953 年 11 月的《太太有喜》穿上和服演出。

1954 年 6 月 28 日，一樣的啟德機場，任姐身穿黑色白花領套裝，憂心母病，淚流披面。是次赴越加入靚次伯同行，亦是在「中國戲院」演出，劇目包括《紮腳穆桂英》，任姐的楊宗保風流倜儻，與白雪仙的穆桂英武場纏鬥、眉目傳情，梁醒波反串木瓜，小跳步特技、洗馬功架諸趣百出，靚次伯的楊六郎，霸腔鏗鏘，演出大受歡迎，場場滿座。與此同時，新馬師曾則在「同樂戲院」唱對台戲、演出同劇，新馬師曾抑子喉反串穆桂英，新紮花旦陳露薇反串楊宗保。香港「真欄日報」8 月 23 日刊登四位身穿《紮腳穆桂英》戲裝、手捧金牌的照片，標題「任白波最近來函表示『鴻運』十月復起」，內文提及下月初旬歸港，因而推測，此行自 6 月底至 9 月初，為期兩個多月，同樣未能從舊報得閱歸港報導。

「白雪仙自傳」一書記載在越的一段小插曲，話說當地戲迷非常熱情，任姐三位登台以外大多由戲迷帶領四處遊覽，戲迷還會送贈各式各樣禮物，卻之又不恭，讓他們不知如何是好；一回一位女戲迷家裡經營裁縫店，想送幾套衣服給白雪仙，請她給尺寸，令她不知所措，還是久歷舞台訓練、慣於「執生」應變的任姐，為她解圍說：「小姐，對於你的好意，我代表白小姐向你多謝，不過她沒有把自己的衣服尺寸記下來，一時亦很難想起，還是改天到你貴號去度身吧！」

只有舞台演出的《蝴蝶夫人》、《紮腳穆桂英》早已隨台口大幕落下往矣，至於《富士山之戀》，電影版據說上映不久已毀於祝融，未知當年有幸一瞥驚鴻的觀眾腦海可仍有記憶，而舞台演出，在大半世紀後的今天亦僅餘零星資料；得袁英女士不啻其煩，抽空執筆，提供任姐在越資料，遂將「任劍輝研究計劃」蒐羅所得照片供諸同好，亦特別向袁英女士致謝。最後，藉此再次呼籲各位戲迷，提供任姐相關、特別是早年或海外演出的資料，好讓本計劃整理、記錄，以免珍貴資料湮沒於時間洪流；不論文本、口述、照片，甚至片言隻語，有「任」歡迎！

人去矣，歌不降 ——憶 618 水災任白義唱〈去國歸降〉

黃秀蓮

1972 年 6 月 18 日，這一天於香港實在是太哀沉了。豪雨成災，午間觀塘翠屏道基堤崩塌，山泥掩埋了大部份安置區木屋。同夜港島半山山泥傾瀉，旭龢大廈坍塌……「無線電視」發起賑災義演節目，演藝界十二小時同心接力，共籌得九百萬。其中極為珍貴的兩段演出，是經已退隱的任白演唱了《李後主》之〈去國歸降〉及《帝女花》之〈香夭〉，兩曲歌詞都很沉痛，可謂「正合眼前光景」。

李煜的兩種身份 — 末代帝王、千古詞聖，既為史家詬病卻偏受讀者愛戴，毀與譽，褒與貶，盤纏交錯。由於後主之性格及處境均異常複雜，演員要重塑角色殊不容易。歐陽修在《新五代史》中描述李煜：「煜為人仁孝，善屬文，工書畫，而豐額駢齒，一目重瞳子。」豐額是天庭寬廣，駢齒是比較整齊的齙牙，重瞳是眼睛有兩個瞳孔，牙齒眼睛都是帝王聖人的異相。那麼說，李煜天生一副叫人難忘的異相，本性淳厚，且滿身藝術氣質。李煜在外型上氣質上都罕有，要覓得兼具尊貴氣跟文人氣的人選，其實艱難，可幸剛剛遇上了任姐。任姐有幸能演李煜，其藝術生命因而更為豐富；李煜有幸能給任姐來演，其形象其才華因之再世重現。李煜這角色若給不勝任的來演就白白糟蹋了，至於演李煜的機會亦不常有，可能錯過就永遠失去。機緣微妙，造就了李煜、任姐一段隔世而難逢的緣份。

那夜，任白穿了雅淡旗袍，痛心災情之慘，面帶憂容。仙姐發了高燒，抱病上陣；任姐畢竟年紀不輕，得架上眼鏡才能看清手中那卷特別為她謄寫的大字本曲譜。立於她們後邊扮演臣子、歌姬的，是青青子衿的雛鳳。〈去國歸降〉一段，李煜仍身在南唐宮殿，猶是「鳳閣龍樓連霄漢，玉樹瓊枝作煙蘿。」現場只搭了數根宮殿式巨柱，無法仿造曾經華麗、於今份外蒼涼的背景，再者她們也不穿戲服，唯有靠表情及歌聲來引領觀眾。觀眾也要運用想像，隨著歌聲走進崩塌了的南唐去。這真是考驗，既測試歌者的吸引力，也反詰觀眾的投入感。

周濟在《介存齋論詞雜著》道：「……粗服亂頭不掩國色……後主，則粗服亂頭矣。」意思是後主詞不事修飾而境界天成。任姐演戲，妙處在自然，演什麼人物就是什麼人物，玲瓏畢肖，毫不費力，略無雕琢痕跡。這優點與後主填詞風格不謀而合，所以當夜愁眉緊蹙雙目含悲，已把依依故國之情道盡。「四十年來家國，三千里地山河。」南唐三世基業敗於他手上，怎能不愧？「亡國恨，恨似山峰插入天」，「一旦歸為臣虜，沈腰潘鬢消磨」，任姐唱來聲已哽咽，「以血書成」的句子便飄入香港以至海外的千門萬戶，永刻邈邈雲漢。

小周后已從「手提金縷鞋……教君恣意憐」的嬌娜成長起來，勇敢得誓與末路帝王共赴屈辱，於是用韻味以感情取勝的仙腔便出來了。小周后似是柔弱其實堅毅的身影，已刻鑄在觀眾心間，刻鑄在粵劇史裏。

葉紹德於 1964 年編撰〈去國歸降〉，曲文典雅工穩，相當貼近國破家亡的心境，已是難得之作。葉紹德巧用心思，自度歌詞，亦能把後主詞水乳交融化入歌聲。「遺民淚，淚如江水流成海」揭開「倉皇辭廟」的序幕。「何曾馬上嫋弓箭，獨擅填詞試管弦」，直接點出後主命運顛倒，才子錯生在帝王家。同時回應了宋太祖征服南唐後的感嘆：「李煜若以作詩詞工

參考資料

- <https://zh.m.wikipedia.org/zh-hk=%E6%9C%89%E9%9B%86> 越南
- 岳清（2008）。《艷吐芬芳：新艷陽傳奇》。香港：樂清傳播
- https://tailungfung.blogspot.com/2019/06/blog-post_17.html
- <https://www.uwants.com/viewthread.php?tid=8858009&page=72>
- http://skytalk.ahlap.net/cgi-bin/p3_patio.cgi?mode=past&no=345&p=10
- https://mmis.hkpl.gov.hk/web/guest/old-hk-collection?from_menu=Y&dummy=1 華僑日報



夫治國家，豈為吾所俘也！」《漁隱叢話前集·西清詩話》

任白退隱了，本來不會亮相熒光幕，偏偏一場劫難，又把他倆召喚到台前，悲情裏唱出悲愴。現場即唱，行腔運氣、吐字咬音的功力，一覽無遺，的確是一場千載難逢的示範。南唐降宋，明亡於清，「亡國之音哀以思」，兩段亡國恨給唱得蕩氣迴腸，竟然比灌錄唱片時更悲壯纏綿，此後已成絕響。風雨同舟，民胞物與，任白完美演繹，終於留下了最後演唱的永恆記憶。

〈去國歸降〉，後主輸了「別時容易見時難，無限江山」，但是贏得「詞中之聖」的文名。任姐大去，可是歌聲在歷史浪潮中從不降服，聽聽「山河變色，感慨萬千，君民對泣哭江邊……」那歌聲早已從香港出發一直傳到地球的遠方去了。

二零二二年四月

趙靄馥

角色輪流轉



任姐三百多部作品之中有二十部是一人分飾兩角，中、外影片少有這個紀錄；這裡包括一部時裝、一部民初裝、十八部古裝等等，在重刊《任劍輝自述》(八)影劇雙棲內認為製片家不斷拍攝歌唱片，不論劇本是舊瓶新酒還是空中樓閣，導演們為了便於演員的唱做起見，認為古裝是最適宜不過的，任姐因此成為古典人物。

常言道《有仔萬事足》，但蔣偉光導演就選材《有女萬事足》於1955年大成公司出品，他以任姐亦男亦女演龍鳳胎帶出故事，開始任姐喬裝兄長周旋於片中新舊演員胡楓、白露明、歐陽儉等，當中誤會造就了故事題材，最後出場的任姐是有夫之婦，蔣導演認為任姐演技不限於男角，這不是鬧劇，而是在新春首映的喜劇。

除了以上一片，九部有神仙顯靈相助，法力無邊得以儆惡懲奸，故事大部份團圓結局。

第一 / 二部《山東紮腳穆桂英》上下集1959年麗光公司出品，由李少芸編劇撰曲，黃鶴聲導演，伊士曼七彩舞台功架片，藝術旦后余麗珍紮腳飲譽藝壇，採舞台形式拍攝。楊家將精忠報國，楊六郎罪子，桂英獻降龍木為夫討饒，翁媳有一段古腔對唱，值得欣賞。不得不提覲次伯、譚蘭卿、梁醒波、半日安等諧趣表演令本片生色不少。上集大破天門陣中產子，帶出下集《七彩胭脂將》。楊門只餘十二寡婦，為免唯一血脈再上戰場，將兒子扮作女兒金花，任姐時而威武時而嬌俏；桂英領軍征西大勝，回朝卻因兒女婚事欺君犯上，各人在大殿對質，桂英力陳楊家功勳，太君亦捧出免死金牌，才得圓滿結局。



第三 / 四部《神眼東宮認太子》上下集1959年出品的宮鬥劇，題材取自遠年舞台劇為本加以修撰，任姐先飾趙平王後飾太子，西宮險惡偷天換日取得小太子；下集東宮雙目遭火燄失明被棄於荒野，幸得百獸護蔭，十六年後回宮，聖母賜寶對付奸臣，終可團圓。

《七彩金葉菊》1960年出品，珠璣導演，好姐妹林夢仙與周玉仙願同侍一夫，以金葉菊為盟，奸國舅遭兩番拒婚，在梅花澗下毒手，任姐飾張彥麟死後報夢妻子的

妝容很恐怖；觀音指示夢仙挖回夫骨，張母憶兒病逝，夢仙唯將年幼桂芳賣身葬祖；多年後桂芳（任姐兼飾）與桂顯（玉仙之子）兄弟重逢各取功名，國舅仍要加害兩人，夢仙得聖母傳藝對抗奸人，奏凱回朝日奸人正發，王上論功行賞，一家共享榮華。

《二郎神楊戩》1963年出品，西伯侯姬昌之子伯邑考為救父被誣處死，其妻得聖母法寶為夫復仇亦遭燒死，最後姬發伐紂，姐已被打回原形由二郎神帶返天宮，並助伯邑考夫婦位列仙班。此片兩個任姐是神與人，任姐的二郎神形像鮮明威武，帽子上多隻眼是為三眼華光。

《白鱔鬧龍宮》1963年出品，是男版白蛇傳，龍王受蚌精進讒，囚白鱔於崑崙山，十八年後兒子（任姐兼飾）高中欲見父卻被禁錮，白鱔為救子大鬧龍宮，龍皇允他父子一聚然後返回東海執事，此片沒有團圓結局。任姐甫出場一身白衣，頭飾有條蛇，裝扮從未有過；以上七部片都是李少芸伉儷的麗光 / 麗士公司出品，雖然神怪亦起教化作用，喜愛聽曲的戲迷可到香港電影資料館欣賞。

《狸貓換太子》1958年屬東方公司彩色片，故事有小說、木魚書、南北舞台劇等流傳已久，導演黃岱認為是受歡迎的劇目，影片包含傳奇、歷史、趣味神奇元素，是宋代宮闈奇案，不論它出於真實或附會都很吸引。女主角吳君麗亦分飾李宸妃及宮女珠，片中任姐有三個型像，先飾由年青到老態龍鍾的太監陳琳，後飾孝子郭海壽，初遇包公時的純真，再到府衙尋包公盡顯孝義。

《神俠鬧金鑾》1963年必德公司出品，陸邦導演，女主角鳳凰女，嫦娥選中文弱書生，贈以寶帶保護公主及撮合兩人，任姐由文人變成武將，但寶帶離身即失去神力，兩個形像恰恰相反，神仙再賜龍力仙帶，才能殺奸助太子復國，結局與公主團圓。

以下的影片再沒有神仙出現：

兩部《一枝紅豔露凝香》福達公司出品，黃岱導演，1955年是民裝戲，大成公司1959年改編成與唐劇同名的古裝彩色片，左几導演；第三 / 四部《一年一度燕歸來》、《香銷十二美人樓》1958年同是立達公司出品，珠璣導演；都是任姐、芳艷芬合作，任姐兼演父子檔，這四部電影大家都耳熟能詳，前兩套任姐表現年少氣盛，又帶點驕縱的少爺脾氣，火氣十足；1955年演父親的梁醒波跟任姐對手戲嚴肅中帶點詼諧，值得留意；第三部最後出場的任姐兩父子一樣年輕，古時早婚，卅六歲可以拖孫過橋，所以不足為怪。《香銷十二美人樓》任姐兼演鼎儀及小儀，芳姐也兼飾母女，父子性格迥異；小儀的文章備受推崇，母不悅，兒辯駁，母訴苦，兒認錯請罪，這一段任姐跟譚倩紅師徒而演母子，絲絲入扣，市面影碟已刪剪這段，只餘聲帶，至為可惜。

《步步高陞》1961年龍門公司出品，導演陸邦，取材自俄劇《欽差大臣》，女主角羅艷卿，任姐兼飾顏鈺隆（十九王子）及顏玉龍（十八王子），二人形神俱似真假難辨，捉放之間笑話百出，最後憑龍身上玉珮，認出是失散多年的孿生兄弟，回朝大團圓結局。

《紅爐火》

1961年大成出品的彩色片，龍圖導演的民間奇案，戲名取自「真金不怕紅爐火」，有多姿多彩的情節，選在中秋節





獻映；女主角吳君麗，任演萬方平，與酒家女如玉結識後，以紅爐焚燒各貧農欠單，為人正直；父萬家聲多年來只以書信往來，憑信認兒，但被奸人洞悉，偷金帛及信件冒認，平被騙，後得如玉揭發，才不至認賊作父；罕見任姐留羊咩鬚演父親，結局是壞人伏法，父子團聚，佳偶天成。

《百鳥朝鳳》1961年，又是大成出品彩色片，珠璣導演，吳君麗飾銀屏公主，偶遇名士張瑞祥，互不知身世，公主被安排選駙馬，瑞祥因貌似西平國太子，國王命他冒充口吃的王子應選，當中誤會重重，公主以肥宮女替身洞房；任姐演的口吃王子唱詞好風趣，引人發笑；國王又認出瑞祥是失蹤的王子，結局共慶團圓。

《龍虎恩仇龍鳳配》1962年飛鷹出品，珠璣導演，女主角羅艷卿，此片講狄青的一對孿生兒狄龍、狄虎，因相貌相同，分別於戰場上遇到雙姝，在不知情下輪流相遇，互相爭持，幸得叔父從中調解，狄青最後替兩子完婚，有情人終成眷屬。

《血滴龍鳳杯》1963年大成出品，是元宮一段秘史，龍圖導演；女主角吳君麗飾鳳嬌，任姐先飾天平太子，送嬌玉珮為盟後誕子小平，被奸尚書訛稱嬌母子已死，安排妹嫁天平為妻，亦誕一子世平，19年後天平登位為王，任姐兼演小平；世平取得玉珮後帶人冒充小平，故此父子滴血不成團，幸勇將軍殺敵成功，奸尚書遭凌遲，母子得以榮歸。

《還我山河還我妻》1963年飛鷹出品，黃鶴聲導演，女主角鳳凰女，兩個任姐全無關連，只是人有相似而矣；任姐的兄長仁厚，幼弟奸險，曾施暗箭，兄偶遇相貌與二弟相同之秀才，於是帶回家慰母；秀才之妻（任冰兒）與夫分別及重逢時對答諧趣，她倆少有演這類角色；最後母明白長子苦心，大眾和氣團圓。



以上選材源起 2018 年香港城市大學籌辦《出將入相 — 任劍輝與粵劇藝術》展覽，製作群組議出一人演兩角題材，遂搜集資料，包括電影數量、年份（參照《任劍輝讀本》）、戲橋、影片、相片等，撮合而成；二十部作品中只《有女萬事足》及《血滴龍鳳杯》未有影片參照，只靠戲橋的本事解說得到資料。

不勝數的才子佳人、矢志不渝的愛情故事，任姐的演繹令人如痴如醉。《梁祝恨史》、《九天玄女》、《火網梵宮十四年》、《洛神》、《紅樓夢》之〈幻覺離恨天〉和《白蛇新傳》，多情自古空餘恨，有情人未能在人世間長相廝守，多無奈，多遺憾，令人一灑同情之淚。



《七彩金葉菊》和《小白菜情困楊乃武》，冤獄悽慘，酷刑逼迫，苦不堪言，令人潸然淚下，扼腕憤慨。《秋》和《芸娘》，失勢無權的少主逃不過被欺凌的苦況，還有《枇杷巷口故人來》，為師者犧牲自己，成人之美，亦教人感動不已。《大紅袍》和《六月雪》，大灑官威，振振有詞，正直不阿。《紅拂女私奔》、《金鳳斬蛟龍》、《山東紮腳穆桂英》、《高平關取級》、《七手八臂觀世音》和《二郎神楊戩》，演武將的任姐功夫了得、威風凜凜，《高平關取級》更以古腔演唱，讓聽者耳目一新外，亦對粵曲有更多認識。

《憇姑爺》中裝傻扮憇，《非夢奇緣》中失憶愚癡，任姐展現了傻癡的一面，《獅吼記》和《紅梅白雪賀新春》，任姐演繹畏妻如虎，同樣令人啼笑皆非。《女少爺》、《後窗》、《好事成雙》、《花田八喜》，任姐回復女兒身扮相，別有一番韻味。

任姐的唱腔婉轉動聽，聲情並茂，字正腔圓，毫不造作賣弄。任姐雖然是一個多演的大佬倌，並沒有大佬倌架子，人緣很好，與她合作的花旦、小旦、青衣、老旦、生、淨、丑，幕前幕後人員，無不稱讚她為人和藹可親、平易近人，在提攜和栽培後輩方面，更是不遺餘力。

不得不提我是唱子喉，極其量是半個任迷，我兩個姐姐才是百分百的任迷，我受兩個姐姐的薰陶，愛上粵劇，我是任姐其中一拍檔紅綾女的戲迷。任姐女姐合作不多，電影只有《後窗》和《一對胭脂馬》，單支粵曲有：《游龍戲鳳》、《紅拂女私奔》、《銀河抱月歸》、《紅娘遞柬》、《秋》和《晴雯撕扇》，都是我的喜愛。

我是退休教師，在免費補習天地當義務導師，教兒童唱粵曲，通常教任姐的歌曲，如《帝女花》之〈庵遇〉〈香夭〉、《牡丹亭驚夢》之〈幽媾〉、《紫釵記》之〈拾釵〉〈劍合釵圓〉。我經常帶領學生到護老院做小義工，為院友表演、唱歌，也曾安排他們參加粵曲比賽，並獲優異獎。今年三八婦女節，我與任迷、粵劇愛好者分享任姐的珍貴留影，並稱讚任姐是婦女的典範和驕傲，大家有同感嗎？



戲內戲外都迷人的任姐

畢侵美

無論戲內戲外，任姐都是那麼迷人，「戲迷情人」的稱號，實至名歸。戲內無論古裝還是時裝，都不失其書生才子的溫文儒雅、倜儻瀟灑的風姿，喜怒哀樂傻癡等等情感都演繹得維妙維肖，活靈活現，深印觀眾腦海，引起共鳴，跟著她哭、跟著她笑。

《帝女花》中生不逢時、真情流露的駙馬周世顯，可以「搓圓撈扁」，可以殉國殉情，賺人熱淚。《李後主》中詩才橫溢的南唐最後一個皇帝李煜，遭受「恨似山峰插入天」的亡國恨，仍要「願為臣虜保民安」，忍辱歸降，令人唏噓。《紫釵記》、《牡丹亭驚夢》、《再世紅梅記》、《蝶影紅梨記》、《芙蓉傳》、《司馬相如》之〈銀河抱月歸〉和《西廂記》之〈紅娘遞柬〉，多

任姐的情與癡

清影



閒來重溫任姐的戲曲電影，找出最吸引、給予我深刻印象的片段，這些都是美的化身。

任姐的曹子建在《洛神》(1957年)中〈梨香院私會〉的演出，十分吸引。已為嫂嫂的愛人宓姐驚訝道：「子建，你點解成個傻晒咁呀！你往嘅風流瀟灑去咗邊度呢？」任姐的演繹，自然而非常入戲，她面呆目滯，眼泛淚光，神情彷彿，落魄失魂，宛如活在自己的世界，「忘了人間何世」，滿腔怨憤懟應：宓姐嫁去他的靈犀，嫁去他無窮智慧，剩下的是一個軀殼而矣！任姐的演出入木三分，令人拍案叫絕，她仿似失去靈魂、懸空的狀態，使我久久難以忘懷……

《紫釵記》(1959年)的〈拾釵〉，是我很喜歡的一場戲。任姐的李益風流瀟灑，仙姐(白雪仙)的霍小玉嬌俏可人，二人在戲中的形象，早已成為經典。這場戲，由唐滌生精心編排，任姐仙姐施展渾身解數的演繹，打造了如詩如夢的初次邂逅。李霍的結合以紫釵為媒，而小玉身披的絳紗，正是傳情達意的搭手。任姐初見小玉，驚為天人，仿似仙女下凡，不禁慨嘆：仙女「不住蓬萊仙洞，住曲頭巷口第一家」。任姐腳踏小玉的絳紗，俏皮地表達追求小玉之意，小玉離去前輕拋絳紗，任姐連忙接過，二人藉牽拽絳紗，傳情傳意，小玉偶碰任姐，擺脫繞纏，入門前回眸淺笑，並虛掩其門，來個欲拒還迎。絳紗的運用，實有助推動劇情的進展、刻劃細膩的層次，使李霍的初會更浪漫、饒有趣味！

同劇的另一場戲〈吞釵拒婚〉，任姐的演出，給予我深刻的印象。任姐驚聞小玉改嫁，她演繹一連串情感的變化——驚訝、嘆息、傷心，淚盈於睫，抱怨小玉不待夫歸，何堪憶記舊日深情；然而，又矛盾的同情小玉，為小玉解釋改嫁皆因三年全無丈夫音訊，而「忍心跳出離恨關」，不再被愛折磨罷了。任姐演來，情感細緻，絲絲入扣，感人至深。她失去小玉，又遭盧太尉迫婚，陷於進退兩難，唯有「跪向蒼天把情談」，激動哭訴；她一開腔，便有如強力磁場般吸引，叫我全情投入地細聽。她手執紫釵悲鳴：「夢斷香銷痛不欲生，痛分飛釵燕不得夫還。」任姐不為權貴壓迫利誘，堅決拒婚，吞釵以死明志，癡情多情，可見一斑！任姐舞台的壓場功力，在戲行中堪稱一絕，電影裏的她亦可在瞬間帶領觀眾進入她的情感世界啊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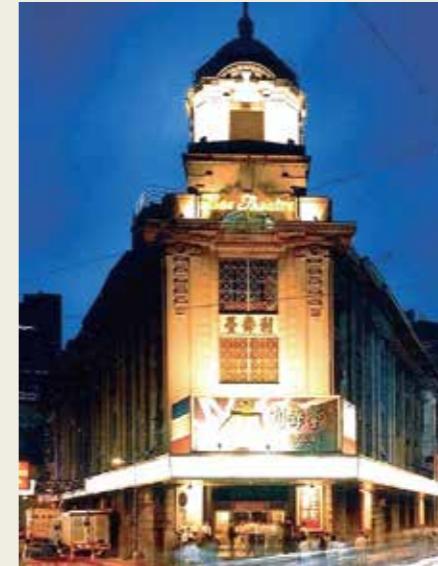
任姐的趙汝州在《蝶影紅梨記》(1959年)的〈亭會〉，活現了一位癡情才子。她為追藍蝴蝶，闖進鄰家後園，見蝴蝶消失在藍衣姑娘的裙下，卻不知藍衣姑娘就是她三載神交、藉「香銷玉殞」逃逸的意中人謝素秋，還癡想素秋魂附藍衣姑娘，及後了解到並非如此，不禁極為失望，她愁眉深鎖，眼泛淚光，不時拭淚，嘴角下垂；朝思暮想的素秋一去令她活在自己的世界裏，癡癡呆呆，對外間事物失去敏感度。藍衣姑娘幾回續上素秋詩句，只託辭：女子傷春之句大多如此，只是猜中而矣。任姐痛失所愛，失落得已無餘力思巧、懷疑，她只需一位聆聽者，喜遇得知素秋心意的藍衣姑娘，便認定她為知己。任姐兩度刻劃汝州的一會哭，一會笑，她把心思化為表情；她想起素秋魂斷香車，欲祭無墳，潸然淚下，望著眼前知己，暫將她充當素秋，不禁微笑，眼閃亮光，似乎失而復得呢！哭笑之間，任姐演來自然流暢，宛如天衣無縫，已臻出神入化的境界，好一個多情癡情的俗世佳公子！任姐表情的魅力、演技的精湛，叫我不欲再看其他「趙汝州」了。

任姐是百年一遇的舞台藝術家，她風流瀟灑的書生形象獨步劇壇，多情癡情的演繹，無人能出其右。本來是舞台上虛擬的一筆，幸得光影留存，已烙上永恆了。

小粉會雙星

——利舞臺雜憶隨感

何子坤



親愛的會友大家好！誠希彼此在這世紀疫情時期，均能謹慎防疫抗疫，保持身心康泰，迎接如常光輝日子的歡聚。有幸蒙邀撰文，倡以憶述鄰居——粵劇大舞台「利舞臺」為題，鄙只好斗膽班門弄斧，冀分享舊事為會友帶來欣悅。鄙文詣不高，沒誹謗、詆毀等意圖，故免受任何責任；拙作不善之處，歡迎賜教，若有冒昧，敬希明察見諒。

上世紀中，敬愛的祖父帶領舉個家族，從內地赴南洋、輾轉到香港，在利舞臺對面的波斯富街開設機器廠，替客戶生產、組裝及維修各式機器，除服務費外，亦屢得客戶饋贈、禮遇，如新股認購權、利舞臺入場券等。祖母及外祖母得入場券常携鄙兄弟二、三入場欣賞，此外，外祖母亦經常帶領小兄弟到深水埗大戲棚等觀賞粵劇，故鄙對粵劇、粵曲有所認識和愛好。(圖：家祖父率弟及子等，於利舞臺門外留影，鄙在家嚴懷抱。)

建於1927年的利舞臺，風格獨特，以法意式歌劇院為藍本，外牆全以高檔麻石舖砌，劇院頂蓬高陡，舞台兩側得容長達十一字對聯，堪稱殿堂級建築；五十年代內部大翻新後，設三層觀眾席輔大型專用電梯，進院須經弧形貫通走廊，穿過均有雙層厚厚、隔聲效果極佳之絲絨幕簾。院內金碧輝煌、越千寬敞舒適沙發座位，舞台基座為全港獨有360度旋轉電動設計，支援前台上演的同時台後佈景，免於觀眾等待冗長換景時間，是當年最完備的戲院之一，屢招待名人如英國雅麗珊郡主、瑪嘉烈公主等。(圖：1961年英國雅麗珊郡主訪港，期間蒞臨利舞臺觀賞《白蛇新傳》，任白中場送贈紀念品予郡主^①。)鄙猶記觀賞《白蛇新傳》，現場釋出乾冰煙霧，氣清境闊，心境豁然，彷彿置身仙境；中場小休，台側銷售紀念品，購得配有鮮紅劍套紙木寶劍一把，售約兩元，開心不已，查當年報紙每份亦只需五仙！

當年公眾遊戲設施匱乏，利舞臺外圍地方寬敞、溢流冷氣、罕受干擾，具地利與人和優點，閒時多繞該處玩樂：踢膠製「西瓜」球、跳飛機、耍盲雞、兵捉賊、麻鷺捉雞仔等；中秋佳節還在利舞臺後的暗黑小巷提著燈籠玩「捉鬼」探險遊戲，鄙多走前方領導鄰友，當聞吶喊「鬼呀！」便一夥兒飛奔回巷口，重整旗鼓，再接再勵，痛快淋漓，不亦樂乎！該巷為利舞臺後門所處，遇有粵劇上演，是演員必經路徑，多有戲迷聚集等候；較深刻經歷為正苦候有「某某伶王」稱譽的大佬倌，目睹其身穿馬褂悠然下車，竟以一雙手袖猛力向前一揮，把熱情戲迷嚇至退避三舍，不敢靠近！信乃因趕場之故，然已生負面印象矣。

當年任白《帝女花》的〈香夭〉深入民間，坊間有模仿的順口溜歌曲，嘗

^① 任姐事後語人：「郡主跟她握手時，曾通過翻譯，指她的男裝打扮很俊俏，簡直不像女性。」郡主這番評語使她感到很自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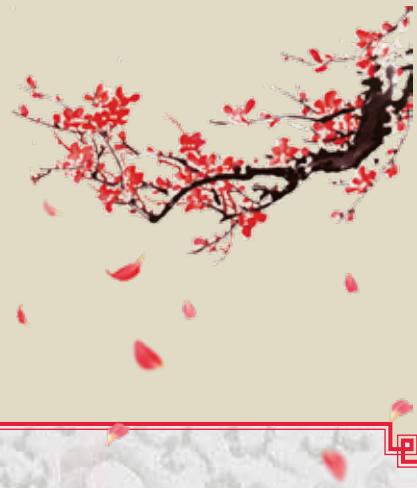


飯後隨父母步往工廠閒聚，偶爾唱出「落街無錢買麵包，借錢又怕老婆鬧……」，惹二人一笑。期間對任白消息甚為關注，側聞兩星居處不遠，遂與兄弟鄰友組成探索團，在某夜飯餘課後集合，一行約十人沒甚裝備下出發，到達距離利舞臺後門較遠、開平道與禮頓道白頭教堂間的寬亮小巷，皎月騰空，各人小心翼翼、靜悄悄前進，逐一窺望每戶後窗，終於近巷中末位置，喜見任白在寬敞優雅大宅深處，似正麻雀耍樂，然霎眼間為仙姐發覺，朝窗而來，各人頓時嚇至「花容失色」，深切體會「採花跌落蘭香苑」徧徨之感……欲知鄙等「結局」如何？請會友從以下五選項審定其一，除考驗會友精闢眼光，另望能增添閱趣！

1. 獲邀進訪，得到禮待；
2. 連忙道歉，順求簽名；
3. 驚惶失措，落荒逃逸；
4. 慘被責罵，震驚懾服；
5. 聞將報警，受勸離開。

最後試賦詩《頌劍仙》一首，向任白寥表崇高敬意：

劍影仙姿逢才生，曉樑佳作饗萬民，
莫使瑰寶成衰壞，承傳萬載繫賢人。



梁雪芸懷念任劍輝粵劇藝術大師，與植騰喜賦。

(二)

百年都是幾多時？（用前人句）
轉逝朱顏鬢易絲。

絕藝能令春不老，
觀能化出萬千姿！

(三)

寶劍驪珠萃一堂，
中興雲氣動香江！
幾多節義驚天者，
曾醉紅船文武裝！

